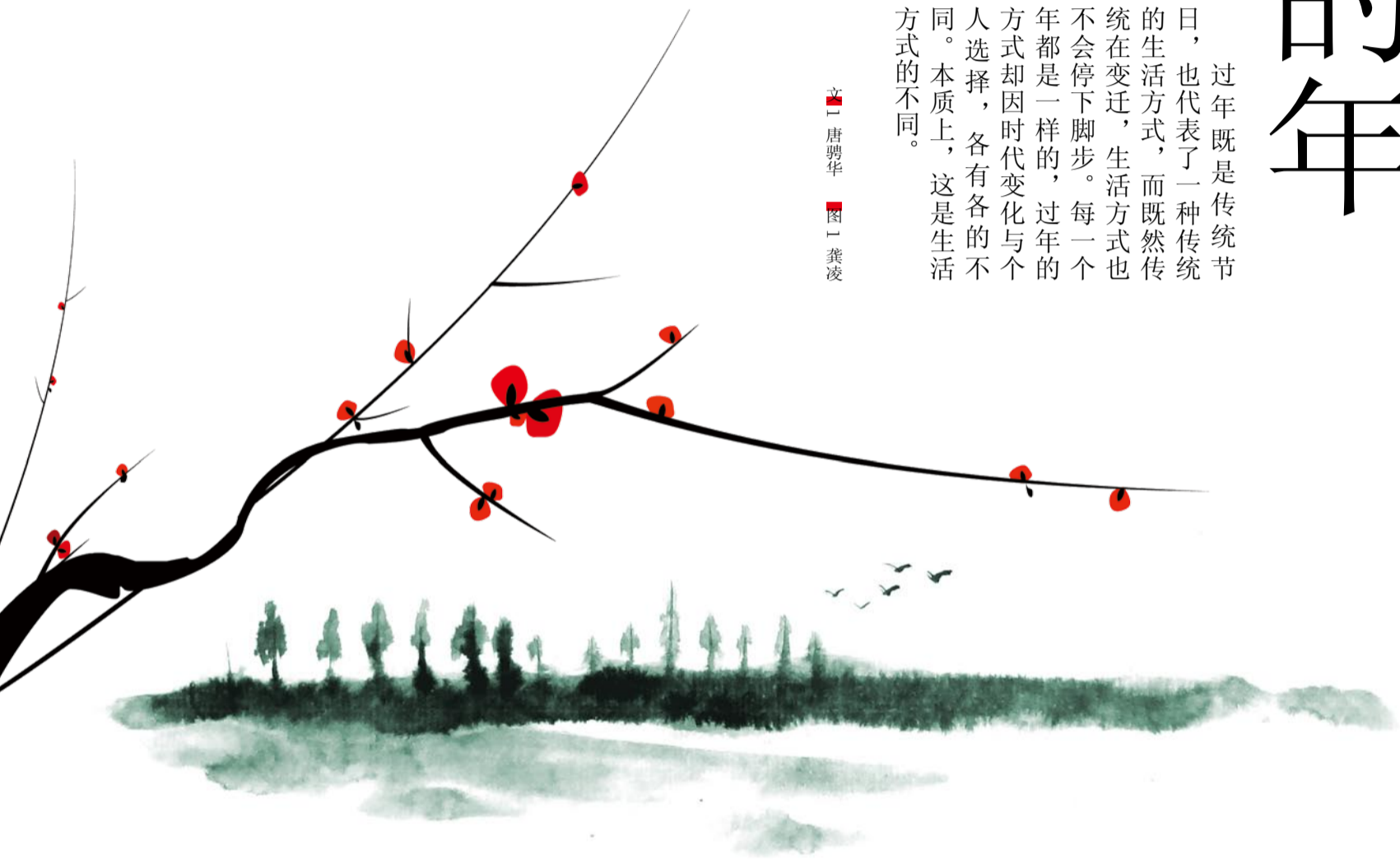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乡的年

过年既是传统节日，也代表了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，而既然传统在变迁，生活方式也不会停下脚步。每一个年都是一样的，过年的方式却因时代变化与个人选择，各有各的不同。本质上，这是生活方式的不同。

文 | 唐骋华
图 | 龚凌



古人造词都颇具心机，例如“年关”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，过年，当然是喜庆热闹的好时节，但后面跟着个“关”字，又透露出些许无奈、担忧，甚至如过五关般的惊心动魄。过关，未必是容易的事儿。

在温饱尚艰难的岁月，年关的险峻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——如何收拾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？怎样让全家人吃上热腾腾的饺子或汤团？有没有钱购置新衣？而如今，上海寻常人家已步入小康，年关遂更多地指向了精神层面——人情往来需精确计算，领导、客户、长辈、亲友，该发的拜年短信该拨的拜年电话绝不能遗漏；红包，给多给少也得花一番心思。对此，台湾影评家焦雄屏总结得最妙：过年，是“人际关系的温习”。

练达人情、洞察世事，才是搭建起年关的基石。

这道坎很难跨，但泰山不是垒的，牛皮不是吹的，年关是必须要过的。于是乎，整个春节假期，无论最早的3天，抑或现在的7天，我们的日程表总排得满满。从年初一开始出门，觥筹交错中“恭喜发财”在唇齿间流转，红包填满着人际关系里的每一处缝隙。至于个人的心绪，则没顶于浩荡的人情大潮中。

仔细想想，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某些特

色。别说春节了，平时，我们也无一例外地将被放置于一张社会的巨网里，隆重而拥挤，个人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却付之阙如。即便被称作“中国情人节”的七夕，也常常喧嚣得令人喘气困难。这就难怪，圣诞节、情人节、愚人节等会受到年轻人的追捧，只因这些源于异地文明的节日，提供了无法被传统归纳的私人空间，能够痛快地传递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情感。

不过，21世纪第一个十年都已经结束了，传统生活本身也发生着变迁。今天的年轻人会嘀咕：我们为什么非要被年关所牵绊，过不去还绕不开吗？

怀着这样的想法，杨震背起包离开“尘霾障天，寒气笼罩”的广州，驱车和朋友赴雷州半岛，想过一个别致的年。“把自己投掷到陌生的时空”，吃一顿由“白水煮青菜，蒸土豆，豆腐煮肉砣砣，大盆的炒青辣椒”组成的年夜饭。这年确实过得很别致。

他们的经历表明，人们终于能够摆脱愁人的“关卡”，跑到异乡乃至异国逍遥自在几天。这其实已超越了过年本身，而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。但有趣的是，当这一天果真来临，有关年味越来越寡淡的焦虑与讨论，却在电视里、网络上鼎沸了起来——年夜饭没从前好吃，烟

花没从前好看，氛围也大不如前……

蓦然回首我们还发现，年味变淡，不只是渴望私人空间的结果。诚如焦雄屏所分析的，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，“空心化”日益严重。平日市区人满为患，地铁、公交、自驾车、自行车处处拥挤。可逢年过节，人流如潮水般退却，城市忽然显得空荡荡。焦雄屏说的是台北，而上海居民亦感同身受。譬如，平常难打的出租车，春节期间几乎招手即来，交通也不那么拥堵。轻松是轻松了，然而面对走空了一半的城区，这年味又如何浓得起来呢？

所谓“生活在别处”。当原有的生活方式天翻地覆，反而要离开城市，才能搜寻到。所以，我们不妨随李伟长回他的江西老家，尝一尝年糕和麦芽糖的滋味，品一品用柴火灶烧出来的饭菜香。当然，还能领略他们那儿别具风格的放鞭炮习俗。我们还可以跟随焦雄屏，走遍鹿特丹、柏林、洛杉矶过年，体会海外华人是怎样欢度“中国人的New Year”。

或许只有失去的时候才懂珍惜，或许原先的那些东西未必如此美好。无所谓，且让我翻过这一页，倾听6位讲述者的年。每一个年都是一样的，过年的方式却因时代变化与个人选择，各有各的不同。